

我的兴趣,中西合璧。幼时受父亲影响,爱好书法和中国古籍,日日临帖写字。及长,广读西方文学名著,欣赏西洋油画,尤其酷爱古典音乐。天长日久,受此熏陶感染,很想去欧洲实地感受一番,然而那时的向往仅仅只是想往,能去东南亚的新马泰到此一游已经算是不错了。

2010 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我特意去了欧洲馆,更触发了想去欧洲旅游的念头,于是从 2011 年起,我开始了欧洲之行。先是跟旅游团,去了法国、意大利和英国。

2012 年去了两次欧洲:一次是俄罗斯和北欧四国,另一次专程去了意大利。

饱览欧洲的山水风光和人文艺术后,我的“野

心”进一步扩大:想去欧洲听音乐会、观赏歌剧,但这样的内容常规旅行社是难以安排的。于是从 2013 年起,我与几位音乐爱好者一起,自己设计行程,自己网上购票,开始了梦寐以求的音乐之旅。

2013 年首先去德国慕尼黑,在巴伐利亚歌剧院观赏慕尼黑歌剧节的演出。这是我第一次在世界著名的歌剧院欣赏歌剧。至今清晰记得,那是我到慕尼黑的第二天,时差还没调整过来,人很疲惫,但当乐池中奏响威尔第《茶花女》的前奏曲时,我即被其醇美的乐音深深打动。演员演唱之清晰滋润,令人感叹,彰显演出水平之高超和歌剧院

音响之完美。中场休息时,我已倦意全消,与观众兴奋交流欣赏心得。

由此开始,2014 年去了捷克和奥地利,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维也纳人民歌剧院欣赏了八场歌

赏乐之旅,愈益高级

任海杰

剧,其中有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

2015 年,再度前往慕尼黑巴伐利亚歌剧院、奥地利布雷根茨艺术节、拜罗伊特艺术节,尤其是在瓦格纳的圣地——拜罗伊特,欣赏了全部一轮的七场演出,这是我爱乐生涯中的一大高潮。

2016 年,欧洲接连发生恐怖事件,但我还是在那一年的夏天,第三次前往慕尼黑,聆听了几场歌剧

后,前往萨尔茨堡艺术节,在莫扎特故乡欣赏了多场音乐会和歌剧,大饱耳福眼福。

2017 年,前往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音乐节、意大利维罗纳夏季歌剧节,

位于意大利马萨丘利科湖畔的普契尼歌剧节,这几个音乐节歌剧节的特色都是以露天舞台演出为主。

2018 年,专程去英国,在伦敦的十天中,分别在英国皇家歌剧院、摄政公园、威格摩尔音乐厅、伦敦西区女王陛下剧院、卡多根音乐厅、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等,欣赏了精彩纷呈形式丰富的歌剧、音乐剧、音乐会,接着前往有“庄园中的世外桃源”之称的格林德伯恩歌剧节。

2019 年,我与两位朋友合作,设计行程方案,扩大规模,组团前往布拉格、德累斯顿、柏林,十六天中

在多家著名歌剧院欣赏了十二场歌剧。我们白天游览景点、博物馆美术馆等,放松心情,对晚上演出的歌剧作导赏讲解,便于大家掌握观赏要点。演出前回旅馆休息,再集体前往歌剧院。在演出的中场休息、演出结束、第二天聚会时,我们都会各抒己见,从演员、乐队、指挥的表现,到导演的构思理念舞台布景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大家各有所获,普遍反映不虚此行。

这些年来,能将个人爱好,扩展提升至与众人分享,对古典音乐的普及尽一点微薄之力,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这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时代中的人、环境中的人,没有这改革开放的几十年,要想走出国门进行音乐之旅,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行动不便者,那几乎是是不可能的。因此,常怀感恩之心,常思报效之情。

车驶出新建路隧道缓缓通往北外滩航运中心,阵雨搅扰后的阳光间隙露脸,打开车窗、照面了不争不抢悠然自放的紫阳花,雨季中湿漉漉黏糊糊的低落心绪得以纾解,不由得豁然起来。

人间四月芳菲尽,而恬静内敛、温存雅致的紫阳花却开了,那苍劲的枝条、碧绿的叶片,昭示着强劲的生命力。在花茎枝条上吐放着的每一朵花球中,精致玲珑的小花们挨挤着,花瓣相守着花瓣,不离不弃生死相依,恰似一户抱团和睦的大家庭。从那“永恒和团聚”的花语里,不难理解在欧美国家的婚礼仪式上,为什么新娘手中的捧花往往是高贵典雅、花团锦簇的紫阳花? 贵气的紫阳花在栽培上不乞求些许的呵护,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找不到半丁点的娇柔,在初夏的惠风中不紧不慢地抽枝吐蕊、在霏霏的梅雨中层层蕴蓄成长,直至开出硕大花球,绽放那份无可取代的别致。

紫阳花又名绣球花,据说紫阳花因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而得名。紫阳花的祖先们曾浩浩荡荡地在伊豆半岛的山间海湾野生着,火山喷发释放的二氧化硫使得伊豆半岛的土壤呈现酸性,土壤酸度越高则花色越蓝越紫,蓝里浸紫、紫中渗蓝,荧光剔透的紫蓝煞是好看。

也许是出身贵族文人世家而又天资过人的紫式部深谙音律佛典、并通晓中国唐诗,使得千年之前问世的《源氏物语》巨著中的美学意识、禅宗文化在平安时代普遍信奉佛教的贵族阶层中得以空前的传播和渗透,色紫气清、芳丽可人的紫阳花也因此植入东洋人的心。

紫阳花开

袁索

我们也就能明白日本观赏紫阳花的名所为什么几乎集聚在山间海湾的寺庙神社。箱根的明月院、镰仓的御灵神社、奈良的矢田寺、京都的三宝户寺、东京的白山神社……那一团团一簇簇烂烂漫漫迷乱眼的蓝紫连天的花海迎合了日本人的雾中观花朦胧中窥美的暧昧内心诉求,也是日本文化中夏季风物诗的代表。

怒放盛开的紫阳花纵然养眼,然更耐看的则是它花瓣谢落后质感的枝条和枯萎的花叶,那时光掠过、风雨敲打后贮存的残缺之美的沧桑感,那份心动,比初见花开时更怦然。留得我叶听雨声,落寞寂寥中的空灵禅意,这恰又投合了日本人侘寂的审美趋向,而侘寂是一种美学、也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世界观。

其实,日本人酷爱樱花也钟情紫阳,早在类似于中国《诗经》的《万叶集》

中就有两首和歌提及了紫阳花。1970 年正值港口城市神户建市 80 周年及阪神世博会之际,神户市府在市民中开展了选择市花的投票活动,结果在候选的百花中,紫阳花独占鳌头一举成为神户的市花。其根由是作为国际化都市的神户,理应将原产于日本的紫阳花向国际社会释放日本的审美文化、精神气质的形象符号,1995 年阪神大震灾,为感恩来自全日本、全世界的援助,神户市举办的以紫阳花命名的“紫阳花音乐会”,一年一度,二十三个春秋年轮,二十三回的神户紫阳花音乐会。

狭长的日本列岛竟有 40 个街市指定紫阳花为市花,认为没有一种花卉堪比紫阳花更有个性和魅力,大和民族对紫阳花的情之所钟可见一斑了。大唐盛世,日本遣唐使中的僧侣们身着带有紫阳花印记的和服、怀揣紫阳花的种子来到杭州寺院,将其根植于中华大地,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留下了千古诵吟的美篇,而白居易的铁粉紫式部又将美篇咏遍扶桑东瀛。

绵绵细雨又飘了起来,透过车窗、透过疏斜的雨帘,依稀仿佛那紫阳隐约在雨雾里。我下意识地打开手机微信,映入眼帘的是犬子发送的那在伊豆高原豪迈野放着的紫蓝紫蓝的紫阳花。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百家话小康——

“没听说过。”

“勿晓得。”

不论是号称在此地居住了 10 多年的普通话居民还是自称快 60 岁的上海话居民,都对镇宁路这一带有没有一个静园的问询表示出茫然,让我的现场田野调查陷入僵局。看来空间真的要消失在时间里了。当年汪伪高官都住在愚园路的 1136 弄和 749 弄,为避免绕路到“魔窟”上班和警卫方便,76 号打手吴四宝在原来的钱家巷地区开路,于 1940 年春打通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和愚园路,定名 668 弄,1953 年,政府又拆掉 668 弄一半建筑拓宽成了今天的镇宁路北段。邢建榕先生《梅兰芳的“钱口袋”》一文谈到:“30 年代后,冯耿光常住上海愚园路,梅兰芳经常去冯家,冯府就成为梅党在上海的聚集地。”进一步请教邢先生,告知冯宅愚园路静园路。

愚园路上荣氏企业的锦园路人皆知,静园却是闻所未闻。考证就像探案,历史钩沉就是解开悬念。

梅兰芳和愚园路的因缘最初来自于坊间的传说,488 弄兰畹据说得名于梅兰芳剧团入住的 10 号楼,愚园路镇宁路口的宣传墙上赫然见其介绍,然语焉不详,草灰蛇线,尽管我很盼望这个故事成真,却并未找到蛛丝马迹

的文献来源。

有根有据的是两帧照片,上海文汇报副馆长沈飞德先生当年看望年事已高的杨一群先生时,病榻之上的杨先生将数张自己拍摄于王伯群住宅(今长宁区少年宫)的珍贵照片给了他,知道我倾心研究愚园路路史,沈馆长又不吝珍藏将照片给了我,披露于三集纪录片《愚园路》

梅兰芳和“一号梅党”

徐锦江

中。其中便有两帧照片出现了梅兰芳先生。其时,抗战刚刚结束,汪伪时期为汪精卫所占而变成了汪公馆的王伯群住宅,因代收有功,为中共早期活动家黄慕兰和大律师丈夫陈志皋向王伯群遗孀保志宁短期租用,夫妇俩热衷社交,每逢周末,都要举行三教九流、文人墨客云集的“PICNIC”,取名为“隅园雅集”,照片便是拍摄于这一时期。在一帧大草坪拍的集体照上,背景中美丽的城堡赫然在目,众人或席地,或坐,或站,形成三排。梅兰芳先生端坐中间 C 位,旁边应该是洪深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

另一帧则为田汉、黄慕兰、欧阳予倩、梅兰芳四人的合影。所谓有图有真相,西装革履的梅先生看

上去丰神俊朗,意气风发,不见了寓居香港时的明志蓄须,估计众人都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梅兰芳与愚园路的因缘可见一斑,但更大的因缘则在于他和头号“梅党”冯耿光的关系。冯耿光,字幼伟,人称六爷。1900 年赴日,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期生,与清末宗室子弟良弼结成拜把子兄弟,回

海上奇缘(中国画) 鲍莺

施,皆赖以维持。以兰芳贫,资其所用,略无吝惜。1929 年梅计划访美时,有经费缺口,冯写信给梅说:“我现在同你说一句老实话,如果有人能出五万,或四万以上之价钱,买我九条房屋,我就拿出三万块来帮你忙,或者有人肯照时价,承受我家里(广东)的房屋土地产业,我亦可拿出三四万”。

趁端午小长假,我又二度访梅,又是一路问去,有居民告知这里叫静园,对面的四幢房子叫静园新邨,走去一看,很现代的里弄公寓,应该接近冯六爷的身家,但门牌号码不符,也难以确认,再往前,则是一条幽弄,几处深宅大院,看地图,原应有一片花园别墅,现在,像样的,却只剩四幢了。

鞭笋

伴农

地冻,才有冬笋可以吃。

送笋的人开了一辆面包车,在六月末,阳光灿烂,他摇下车窗,饭店的老婆婆一路小跑着去接来,捧了三四根鞭笋,站在马路边。“啊,有笋!”我看见,就从里间冲了出去——大家都笑得很开心:送笋人、接笋人、截笋人。

鞭笋毛豆,人人抢筷。

鞭笋毛豆很鲜。在西湖边茅家埠的农家乐吃饭,菜都点好了,透过窗子看到有人拎了几根笋来,立即眼睛一亮,冲出去叫停,把酸菜肚片换成了鞭笋。好在酸菜肚片还没有下锅。肚片什么时候不能吃呢,鞭笋才难得。

鞭笋是夏天的笋了,竹鞭头上的一截。山里人翻挖竹园,松土除草,便于冬季笋出得更好。这个过程中,就会收获少量珍贵鞭笋。鞭笋含水少,除炒上一小截子生嫩,大半截都显老一些,但是甘脆。

我感到家人和子女都不是

我要担忧的,他们都有良好和健全的体魄,我如真有不测,他们仍都会有很好的生活前景。问题是我能留些啥东西下来?应该留些正能量的、有激励奋发的思想下来。

康复需要积极的目标

王平华

祖父是我心中的楷模,他一生努力勤奋,一世坎坷生活。他家境贫寒,一出生,就是个遗腹子,青少年时一贫如洗。凭着祖父的勤劳、聪慧、与人为善、豁达大度的品行,在动荡的年代里,从社会的最底层闯出了

一条生路。到其天命之年,已经拥有了 200 多亩地和上海市中心的四开间门店,算是个“阔佬”、“富翁”了,可他仍保持着纯朴善良、仁厚大度的农民本色。他的经历犹如江南的黄梅天,一世“霉运”,对!我

应把他的成长奋斗史写出来,让子女们弘扬他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思想真谛。

为了把文章写得更真实,更贴近生活。我对大家瞒着病情,忍受着化疗的反应,去乡下走访了村里在世的许多老人,听他们讲祖父的事情,并多次去市档案局、区档案局查询了

以前,我自嘲:“如我得了不治之症,我将携上家人,全世界上去周游一圈,回来后,穿好新衣服,躺在床上,等死!”我的乐观心态,大家闻之,都捧腹大笑。

2012 年 5 月,做了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肠镜是不能缺少的项目。当我躺在检查床上,看到医生的肠镜摄像图像在荧屏上下移动,肠子中有鲜红凹凸不平的疙瘩,我知道自己“中招”了——肠癌。面对这一我亲眼目睹的不祥消息,脑子上“轰”地一下,自己不知所措。从检查室出来,我坐在医院大楼门口的台阶上,静坐了很久,等

我镇静后,回过神来,首先向家人打了个电话,告诉检查结果,我得了肠癌。家人得知情况,马上联系了上海设施较好的三甲医院普外科。

两天后的 5 月 28 日,医生及时给我做了外科手术。经过六个小时的手术,等我醒来,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伤口愈合后必须要进行六次化疗。”我知道癌症这病是要危及生命的。手术后,我真的不知以后好歹,身体状况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我必须有思想准备,一、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再活几年;二、做好最坏的打算,安排好身后事。